

百业皆入戏的戏迷人生

读翁偶虹先生的《春明梦忆》

■ 解玺璋

有一次，翁偶虹先生对高庆奎先生谈起他的戏缘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为了什么，天生与戏有缘，不但是台上的戏，凡是与戏有关系的事物，我是无一不爱。”

翁先生所言不虚。他痴戏迷戏之深，亦证之于年轻时即以“六戏”为自己的书斋命名。何为六戏？即听戏、学戏、唱戏、编戏、论戏、画戏，几乎囊括了翁先生戏剧生涯的全过程。我读翁先生的书，感觉他是在戏里泡大的，一辈子没离开过戏。他作过一篇《自志铭》，概括他的人生经历，表达他的人生态度，当年曾在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副刊上发表：

也是读书种子，
也是江湖伶伦，
也曾粉墨涂面，
也曾朱墨为文。
甘做花虱于菊圃，
不厌蠹鱼于书林。
书破万卷，
只青一衿，
路行万里，
未薄层云。
宁俯首于花鸟，
不折腰于缙绅。
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，
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。
看破史未破，
作几番闲中忙叟；
未归反有归，
为一代今之古人！

翁先生的书，从《我的编剧生涯》，到近年陆续出版的《梨园鸿雪录》《名伶歌影录》《菊圃掇英录》《钩奇探古话脸谱》和《翁偶虹看戏六十年》，文章都是因戏和角儿而作，或忆旧，讲述梨园往事；或言说，探讨名伶在舞台上的优劣得失，总之是与戏联系在一起的。

但前不久刚刚面世的《春明梦忆》似乎不在此例。先前，翁先生自己曾编排过一本《北京忆旧》，所收文章多讲旧京文化中的雅趣，像花鸟鱼虫，都曾结缘于翁氏笔墨。《春明梦忆》是《北京忆旧》的扩充版，翁氏弟子张景山在《北京忆旧》的基础上，增补了新发现的几篇佚文，计有《北京“八大怪”》《鸽趣》《编剧忆旧》等，也是围绕着旧京文化作文章。早先读翁先生的这些文章，惊讶于他笔下的旧京文化，如此丰富多彩，是我们闻所未闻，更无缘得见的；看他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有一种如睹其物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的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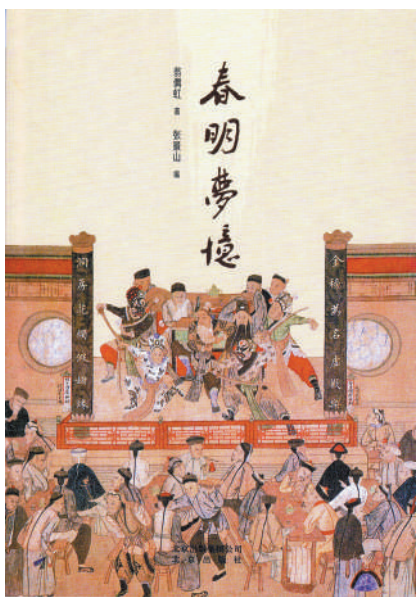
而这次重读，有些感觉却又不同，特别是他的痴戏迷戏，在这些文字中似乎有了别一种意味，对他的理解和认知也更深了一层。如果说先前我们对于他的了解，或止于他所说的“凡是与戏有关系的事物，我是无一不爱”；而再读这些文章我则新发现，对他而言，世间万事万物，无一不与戏有关。书中专写戏的文字如《编剧忆旧》《合作戏》《北京戏园的变迁》可以毋论，惟有关风土民俗、市井文化、乡土艺术、节令趣闻等，亦能从戏入手，发掘其中的戏缘，痴迷于戏到这种程度，常人是难望其项背的。而翁先生所以成为戏曲大家，固离不开他的广采博收。

先讲一个为人所熟知的。他有一篇《养鸟》，写北京人有养鸟的习俗，其中提到金少山喜欢养红子、靛颏，原因是这种鸟能叫“灯花儿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夜间打开灯笼，它能对着灯鸣叫，非常悦耳动听。继而他笔锋一转，又写道：“少山曾从靛颏的‘小盘’（碎声低叫）中悟出低声念白的方法，从红子的翻音创出《锁五龙》中‘见罗成’一段中的‘我为你花费许

多财’的翻高唱法。”这也是梨园的一段掌故或佳话，过士行兄创作《鸟人》，就从这里受到启发，并把它写进了情节之中。

我们小时候都玩过“洋画儿”，现在大概不容易见到。翁先生也是“洋画儿”的爱好者，他诉说“无足轻重的‘洋画儿’”给童年带来许多欢乐时，特别提到，就是这件“小东西”，让他“懂得了小说和戏曲”。这里所谓“洋画儿”，即“洋烟画”的简称。清末以来，外国烟草公司制售卷烟，多在烟盒里夹带画片，随烟奉送。内容有生活中习见习闻的历史人物、小说人物、戏曲人物，以及风情世态、花卉翎毛、文物名胜、成语谚语等。翁先生从六岁开始接触“洋画儿”，最初的文化知识储备，或有赖于“洋画儿”处，很是不少。他曾向父亲请教，为什么“洋画儿”上的赵云怀里抱个婴儿？父亲便给他讲了“赵云拦江夺阿斗”的故事。于是，他又拿出珍藏的所有“洋画儿”，请教于父亲。父亲告诉他，这些人物都见于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小说，赵云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人物。姨夫梁惠亭是位花脸演员，特意指点他：“你现在认字不多，小说看不下来。这些小说里的故事，有些情节好的都编了戏，演在台上，叫你爸爸多带你看看戏就明白了。”后来他成为戏迷，看过的戏不计其数，还要感谢“洋画儿”这个“大媒”呢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集“洋画儿”的热情越发高涨，除了追求品种齐全，还要成龙配套，陆续便有了“水浒人物”，“西游记人物”，“红楼梦人物”，“封神榜人物”，以及“戏曲脸谱”、“百丑图”、“戏出”等数十个品种。其中，“封神榜人物”的构图，取材于“广百宋本”的“封神绣像”，形象丰富，神态生动，服装色彩鲜明，姿势接近戏曲。这时，他正跟姨夫学唱花脸，这套“洋画儿”给了他很多帮助，让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“花脸的造型、亮相、姿势、神气”，以后登台演出，亦常常得益于此。

真是没有想到，在我辈，不过是个小小的博弈游戏，对翁先生来说，却是戏剧生涯的启蒙。故而更加相信康有为所说：“同是人也，能学则异于常人矣；同是学人也，博学则胜于陋学矣；同是博学，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矣，通于百业则胜于一隅矣；通天人之故，极阴阳之变，则胜于循常蹈故，拘文牵义者矣。故人所以异于人者，在勉强学问而已。”无疑，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“勉强学问”，善于学习的人。在他眼里，人间何处无学问！京剧演员嗜鼻烟者众，鼻烟壶亦成为他们珍爱的藏品，“后台演戏之余，宴会酒酣之后，茶肆闲话



之顷，总喜欢把自己搜罗到的珍贵烟壶出以示人，津津乐道”。对此，翁先生写道：“在我的记忆中，从杨鸣玉、谭鑫培一代以下，京剧演员多喜收藏‘平瓷五彩’和‘青花白地’”。这些收藏，他直接或间接地见过不少。“平瓷五彩”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，而“青花白地”专有一类画戏剧人物，计有水浒、三国和无双谱数种，他曾见过《打金枝》（汉光武坐在罗圈椅上，马武对立）《摩天岭》《长坂坡》（“掩井”一场）《战马超》《铡美案》（包拯紫袍）《春秋配》（“捡柴”一场）《三疑记》《击鼓骂曹》《辕门射戟》（吕布会见纪录）《四杰村》（廖奇冲与萧月对峙庄门）《法门寺》（宋巧娇跪诉，贾贵接状）《金山寺》（带景，法海坐在金山寺前，白蛇、青蛇驾舟舞剑，舟旁簇拥水怪）《青石山》（周仓斩狐）《空城计》（带景，诸葛亮高坐城楼，老军向司马懿招手）等。

他还讲到，京剧艺人嗜好烟壶，一定与他们的行当、角色、作品有很直接的关系。李洪春擅长演关羽戏，被尊为北方关戏宗师，平生搜集关羽的艺术品，不遗余力，只要见到烟壶上面有关羽图像，必收归己有。一次，他见到一只画着“文武二圣”的烟壶，一面是关公读《春秋》，一面是关公舞青龙，索价极昂，李洪春忍痛买下，搞得店铺老板亦深感不安，几次请他到东来顺吃涮羊肉，进而说明原委，才安下心来。金少山要排《钟馗传》，到处搜集与钟馗有关的艺术品，差点儿花五百大洋买回一只五彩的“钟馗嫁妹”烟壶，后经杨小楼女婿刘砚芳的点拨，拿来真品赠与他，才知先前看中的那只是赝品，险些上当。

至于说到《烧砖艺术》，那更是青少年时期翁先生获得戏曲知识的重要渠道之一。他写道：“天赋戏缘的我，在十岁左右的时候，就发现终日玩弄的这些‘烧砖戏出’和舞台上演出的形象，一而二，二而一。”这“烧砖戏出”也是当年社会上流行的戏曲手工艺品，“是用上好胶泥，范型于‘模子’之中，磕出原胎，再借用土窑的烧砖技术，入窑烧固后，按舞台上人物的扮相姿态，精致而忠实地敷以彩色，罩以鸡蛋清，光华绚丽，细巧可喜”。这种玩意儿并不贵，两三个铜板就能买一包，每一包收入十个戏曲人物，翁先生总是尽量省下“饽饽钱”（当年家长给儿童的零花钱），在“打糖锣儿的”货郎担上购买中意的“烧砖戏出”。最终他的收藏多达四五百包，可谓洋洋大观。

书中《影戏》《评书与戏曲》《春节杂戏》等篇，讲述北京地区曾经流行的曲艺、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，特别是讲到它们与

京剧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比如说到皮影戏，他就讲了当年京剧演员参加皮影戏演出的情形：“演员置身布幔之中，只能听到他们唱的西皮、二黄，却看不见演员本人，所以叫‘钻筒子’。当年著名花脸刘永春就是‘钻筒子’出身。郝寿臣最初拜的师傅吕福善也是唱影戏的。”影戏的剧目非常丰富，其中许多剧目为影戏所独有，因此，“从前的京剧演员，家中常演影戏，从欣赏中撷取资料，据以编为京剧”。据说，武生创始人俞菊笙创排曾在清末民初引起轰动的大型砌末京剧《混元盒》，剧本便从影戏中撷取了若干情节，补缀而成。这出戏有几折一直流传，成为保留剧目，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杨小楼、孙毓堃、陈德霖、郝寿臣、侯喜瑞等，都演过。这当然不是特例，他还列举了京剧全本《朱痕记》、全本《金锁记》、全本《兰蕙奇冤》，它们“都从影戏的《牧羊圈》《六月雪》《十五贯》里吸取了艺术精华”。

他的《春节杂戏》一文，介绍了六种春节期间民间艺人走街串巷、上门演出的形式，分别为：跑旱船、耍苟利子、耍耗子、耍猴儿、耍狮子和二勇摔跤。这些演出固然简陋、粗俗，不登大雅之堂，但它们绝非随意为之，没有来历。据翁先生所考，它们的出身、身世都很不一般。比如跑旱船，就保存了元杂剧《贩茶船》《度柳翠》的雏形。这些节目在戏曲舞台上早已失传，多亏跑旱船保存了它们的雏形，为研究戏曲史提供了绝佳的资料。又如耍苟利子，演出时有正戏、小戏之别，而正戏多取自梆子传统剧目，不仅腔调无殊于流行的河北梆子，即使是傀儡人的穿戴服装，也与舞台上角色的化妆十分相似。由于这样的原因，“京剧演员，春节多暇，常请他们到家中演出，欣赏之余，还能从中汲取艺术营养”。

读罢《春明梦忆》，深感翁先生知识广博，能有戏曲百科全书之誉，全靠他肯学善学，不仅从书本中学，也从社会生活中学，终于积累了丰富的学识，成为一代戏曲大师。他有一首诗，写尽他晚年的一种情怀，抄来作为本文的结束：

又历严冬体未衰，
弦歌翰墨两怡怀。
笔如秋水水平还起，
文似春云去复来。
巨耐受知频负债，
敢将然诺砺残骸。
周旋小病得闲隙，
且看春花次第开。